记者观察

近年来，一批聚焦作家、文学的纪录片陆续走进大众视野——

纸上山河，镜中相逢

□本报记者　许　莹



纪录片《诗行天下》中的叶嘉莹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二季）中的韩少功

近年来，文学与纪录片的互动越发频繁，一批聚焦作家、文学文本、文学生活的纪录片陆续走进大众视野。当纪录片用文学的目光细细看取生活，不仅为影像本身增添了诗意的质地与人文的纵深，也让文学走出书斋，以视听形态汇入公众视野，为大众亲近文学、触摸文学提供了重要窗口。

努力寻找更加新颖的表现手段

11月8日，《诗美长江》在三峡开拍，这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第4次率队拍摄文学纪录片。多年来，他特别着迷于这一类创作。早在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张同道便萌生了拍摄文学纪录片的想法，但当时的他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方法，未能成行。

“文学就像风干了的鱼干，饱满的文学必须靠读者的想象，让它重新回到生机勃勃的样子。”文学纪录片的难点正在于如何把抽象的、作家脑海中的内容转化为可视、可听的影像，张同道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努力突破前人与自我，试图找寻更加新颖的表现手段。

2014年，他第一次在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中尝试表现作家。这次创作以法国医生贝熙业为主体，对其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有所呈现。2020年后，他相继拍摄了《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故乡》（第二季）《诗美成都》等文学纪录片。在《文学的故乡》中，他曾尝试回到作家的故乡寻找“文学现场”。“以莫言为例，小说《红高粱》中的高密东北乡来自现实但又不是完整现实。我们让作家回到滞洪闸桥涵洞，那是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生命原点；回到胶河小石桥，那是小说《红高粱》的故事发生地，也是电影《红高粱》的外景地。我们通过现场和不同见证人的视角，来共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多元的作家形象。”他还尝试在片中让作家与艺术形象相遇，比如拍摄毕飞宇时，导演让作家自己划船，每过一个桥就碰到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拍摄阿来时，导演找一个人扮演土司站在官寨上同作家对视……“这种拍摄方法从影像角度来看是虚构的，但是从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过程来看，作家构思时脑海中确实浮现过这些人物，我们力图抵达心理真实与本质真实。”

张同道乐此不疲地做着富有作者意识的表达探索与试验。到了《文学的故乡》（第二季）时，对于以文字描述、不易表现的声音，剧组主创在新疆拍摄了挖“地窝子”的过程，让作家刘亮程站在“地窝子”里讲刮风时大树如何通过树根把声音传到地下；对于抽象的、不易还原的作家精神特质，剧组通过提炼意象，以动画的方式为作家每人挑选了一个动物，如在《文学的故乡》（第二季）中为韩少功选了凤凰、为刘亮程选了驴、为莫言选了鳄鱼、为张炜选了大象、为翟永明选了羚羊、为叶兆言选了石刻辟邪……对于刚刚开机的《诗美长江》，在表现文学的时候还能有什么新创意？张同道有一些初步构想，“这部纪录片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但会审慎使用。该片聚焦历代诗人与长江的相遇，问题是今天的三峡已不是李白、杜甫看到的三峡。昔日两岸绝壁夹持，江流狭窄湍急，而今三峡大坝蓄水后，水位抬升、江面变宽，夔门没那么显要了。我们或许可以动用人工智能在视觉呈现上虚拟还原低水位的古峡景观，复刻诗人当年的观看视角，以帮助观众更好理解古典诗意”。

让文学精神在荧屏继续生长

导演徐洁也曾以诗歌为表现对象，拍摄文学纪录片《诗行天下》。她以诗歌地理为视觉线索，走进中国十座城市，寻访人们与诗词的生命链接。北京恭王府，是叶嘉莹1941年就读辅仁大学女院的旧址。当年王府殿堂改作教室，后罩楼为女生宿舍，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跟随先生潜心研读诗词。《诗行天下》摄制组将拍摄场景选在这里，七十余年后，叶先生站在当年移栽的海棠树下，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她缓缓地说：诗歌是一个人人格、品性、志向与理想自然而然的流露。读懂古人诗篇里的情志，我们自然也会得到提升。正如林则徐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人不只是赏花饮酒、自在逍遥，更要有高尚品格与精神追求。没有诗的滋养，人容易得意忘形、失意失度。我们看多了都市喧嚣，不妨慢下脚步，在诗词里体悟人生。正是这次拍摄经历，让徐洁认识到文学纪录片需要创作者拥有静下心来、“回归常识”的能力。她回到书案，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与当代诗歌，并将之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去理解。在与众多诗人、学者的交流学习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条反映中华文脉的影像阐释路径，并沿着这条路径先后完成了《中华文明》《梦幻敦煌》《国脉——中国国家博物馆100年》等一批文化类纪录片。

两个月前，以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奔流》正式开机。在该片总导演、制片人路树强看来，创作者如何真正走进作家的内心、实现情感共鸣，是拍摄文学纪录片首要考虑的问题，“这是冯骥才先生首部传记长纪录片。我们不想将该片视作简单的人物纪实拍摄，而是力图实现与作家精神世界的漫长对话。很多人认识冯骥才，或是读他笔下的市井传奇，或是知晓他数十年奔走守护民间文化遗产，但是此次拍摄，我们更希望跳出固有认知、不急于先行给出结论，而是去平视一位作家、文化学者的内心精神求索，同时以拍摄对象为圆心，打通文学、绘画、非遗、教育等各文艺门类之间的壁垒”。在此之前，路树强还曾在纪录片《作家·作家》中拍摄过8位作家。拍摄文学纪录片的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读书的过程也是滋养创作者精神的过程，作家们的人生经验与思维方式不仅能够为纪录片创作提供别样视角，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形式结构也对探索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有所裨益”。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今年4月，纪录片《当〈诗经〉遇见刘三姐》在广西南宁开机。该片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大片看总台”纪录片片单。该项目负责人李晓告诉记者，如今文学在纪录片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当〈诗经〉遇见刘三姐》的灵感正来源于以前广西作家用刘三姐山歌活泼泼的语言翻译诗经。“后来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把它翻译过来只是表面上的取其形，二者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联系。二者的相遇，既是同源文化的基因相认，也是民族精神的血脉重逢。在《诗经·国风》中保留着两千多年前的歌唱，其与刘三姐山歌的碰撞，串联起古今相通的民歌精神。我们采用经典名篇新译、广西山歌采风、八桂民俗深描、专家文化解读、音乐活化创演、青春影像表达六个维度，在片中构建起古今对话、南北交融的叙事体系，力求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层特质，在文学、音乐、影像的跨媒介叙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文化自信根基。”

技术革新背后是对创作者更高维度的要求

当下，纪录片创作与文学深度融合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中国视协智能视听艺术委员会会长陈宏表示，纪录片站在文学的肩膀上，借助优质文学母本的影响力与扎实内容，拓宽了影像的思想纵深，赋予镜头更强的人文感染力。未来，纪录片和文学的联姻会越来越密切、深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也会使过去文学作品中不易被影视化的内容得以更好呈现。“过去对于文学所营造的意境、想象等，往往需要借助解说词使之外化，但是解说词加多了会影响纪实美学，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若搭实景则缺乏仙气，太虚又担心造成特效的堆砌，而此类场景正能发挥人工智能的长处，它能够在亦真亦幻、虚实相生间实现某种平衡。对于大观园这类经典文学场景，过去受到成本、材质、制作工艺等条件制约，很难完整还原文学描摹的样貌，人工智能则可以结合文本描述、文学评论的解读，兼顾当代受众的审美心理，建构出一个分寸适宜的大观园。”文字可以抵达已经消失的历史，但传统摄像机到达不了；文字可以抵达现实存在的宇宙深处和微观细胞，但传统摄像机到达不了；文字可以抵达未来的美好愿景与蓝图，但传统摄像机到达不了。在陈宏看来，所有这些无法到达的地方，人工智能都能够帮助创作者去实现。

技术革新的背后，是对纪录片创作者更高维度的要求。不少受访创作者表示，新时代的纪录片导演既要具有影视美学的素养，也要能够保证人工智能生成的形象、场景坚守纪实美学底线，恪守艺术创作的伦理准则与职业良知，对作品、对观众负责。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要兼具作家的观察视角与思辨能力，以敏锐的洞察力、充沛的想象力与深厚的创造力，扎根现实、淬炼艺术，由真实追寻真相，由真相探寻真理。

文学赋予纪录片深厚的灵魂，纪录片赋予文学鲜活的影像形态，让经典文学跨越边界，走入大众视野。相信未来，文学与纪录片将实现更深层的交融、共生，共同构筑兼具真实力量与人文诗意的视听表达。

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

本报讯　11月7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伟大的长征》首次全景式展现多路红军长征全过程的壮阔图景，以真实厚重的历史叙事铺展万里征途，以真挚可感的人物形象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完成了一次立体鲜活的影像书写，搭建起一座赓续先辈红色血脉、激励后人奋进前行的精神桥梁。

该剧总编剧陈晋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创作长征这一人们熟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首要的就是要为题材立“魂”，把思想放进故事，讲好故事里的思想。该剧导演张永新谈到，全剧创作恪守“大处立格局，小处见真情”，既全景式梳理四条主线、重点打磨遵义会议，又捕捉历史褶皱里温热的细节，还原有血有肉的人，还原真实的苦难，还原纯粹而坚定的信仰。

与会专家认为，《伟大的长征》以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和细腻传神的人物塑造，再现了长征的胜利之路，再现了党领导红军创造的非凡人间奇迹、铸造的伟大长征精神、彰显的一往无前的信仰力量，深刻回答了“长征何以伟大”这一鲜明主题。全剧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尊重历史真实、揭示历史趋势的同时，进行符合历史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合理审美想象，让领袖人物与普通革命者、平民百姓形象塑造互补生辉，彰显出“以人带史，史中觅诗”的诗史眼光与中华美学精神，实现了史与诗、情与理、爱与美、历史与当下的“四重融合”，为新时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守正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获奖纪录片创作分享活动举行

本报讯　11月7日，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获奖纪录片创作分享活动暨2027年纪录片创作选题研讨会在广西北海举行。活动以“记录时代　守正创新——推动纪录片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国广电主管部门、播出机构、制作机构和学界的140余名代表，围绕选题策划、纪实表达、技术创新、国际传播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由国家广电总局组织评选，是我国广播电视领域的国家级政府奖。本届纪录片类获奖作品《大泰山》《京津冀·瓣瓣同心》《中国官箴》《雨花忠魂》以及专题类获奖作品《千万工程》的主创代表，分享各自拍摄思路与创作心得，专家同步点评。活动现场，广西重点人文自然纪录片《万里瞻天北部湾》宣布正式启动。主题论坛环节，与会专家分别围绕“AI时代纪录片的使命——纪实影像的出路在哪里”“纪录片创新行动——2027年拍什么”展开交流探讨。

文艺深一度

『把经验转化为叙事的能力』愈显珍贵

当三百六十行皆可入剧——

□彭　锦

微短剧真正的潜力不在于让更多人“看到”三百六十行的奇观，而在于让三百六十行的从业者自己拿起镜头，把行业内部的知识、手感、伦理和困境变成叙事的骨骼。当技术把表达的工具交还到经验持有者手中，文艺生产才真正开始从“代笔”走向“自述”

近期有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时政博主在推荐用微短剧学历史，教育博主在教孩子跟着微短剧背古文，金融博主甚至开始分析某部短剧里的经济逻辑。这些与短剧圈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不约而同地开始讨论微短剧。被反复提及的AI仿真人历史穿越剧《持械入宋》，每集不足两分钟，已更新至第十季。据平台公开数据，该剧播放量已达数十亿量级，收藏超千万。更耐人寻味的是后续：严肃的历史爱好者自发搭建宋史科普网站，普通观众在弹幕里讨论北宋兵制与西军将门体系。

类似的例子正在变多。《砚边青梅》把颜真卿《祭侄文稿》背后的故事搬上屏幕，《急诊摸鱼王》讲急诊分诊流程，《寒塘鉴人心》呈现大闸蟹养殖、水质调控和定价逻辑，《K线成长记》把股价操纵、财务造假、K线失真变成可视的情节，观剧后还附上清晰的投资风险提示。观众说“涨知识”，不是客套。这让人不得不琢磨：这个行业是不是在发生某种变化？

微短剧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冠以“新大众文艺”之名，但这一命名在相当长时间里只兑现了前半截。形态确实是新的：竖屏、短时长、强节奏、算法分发。然而形态之新并不自动等同于主体之新。如果镜头背后的编剧、导演、制片仍然高度集中于传统专业人群，那么所谓“大众文艺”就仍然停留在“为大众创作”的阶段，而非“大众参与创作”。山东青岛北梁家庄的庄稼人自己写、自己演、自己拍的乡村题材微短剧《花开石上》，2025年9月上线，播放量数亿，这是个信号。但一个村子的热情，终究撑不起一个方向。真正让“普通人拍剧”从偶然走向结构性可能的，是技术条件与制度条件的双重位移。

技术层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AI视频生成工具的成熟，使单人凭借文字提示词生成场景与镜头成为常态，“一人一剧组”不再是修辞上的夸张。《持械入宋》的制作团队不是影视行业的专业人员，核心成员里有网约车司机、送货的批发商、宝妈、公司职员。他们用AI作生产工具，两个多月完成十季内容。这样的创作团队和产能，放在传统影视工业中不可想象。但技术门槛的降低不等于创作门槛的消失。工具用好的前提，仍然是视听语言的基本功、故事编排的能力和审美判断的自觉。AI能生成合格的画面，却生成不了“有根”的经验。《持械入宋》能从大量AI短剧中脱颖而出，恰恰因为它的克制：枪械会哑火，汽油会耗尽，现代人必须在北宋的户籍、路引、礼仪和将门格局中一寸寸周旋。这种“有限的穿越”所体现的历史理解力，不是AI生成的，是编剧读出来的、想出来的。

制度层面的变化同样关键。“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将微短剧列为新大众文艺的典型代表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25年启动“微短剧+”行动计划，到2026年已发布两批推荐剧目，第二批涵盖文旅、学法、科普、经典、非遗、运动、品牌七大类别，共计165部。在刚刚落幕的2026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上，乡村振兴题材微短剧《枣花想当丈母娘》成为论坛向行业推荐的典型范例。这部剧由本土作家执笔，取材邻里相处、婚恋观念、乡村新风等日常烟火，故事、场景、人物全部源于烟台栖霞杜家庄的真实乡村生活，实现了“本土创、百姓演、乡土情”。政策要做的，是把微短剧从“快消”那条路上往回拽一拽，让它跟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重新发生关系。

然而，正是在这里，需要保持一种必要的警觉。理解“三百六十行皆可入剧”，千万不能滑向题材投机主义。把行业当作差异化竞争的素材库，用“木工”的皮包裹逆袭的核，用“蟹农”的壳装甜宠的馅，那么所谓“新方向”不过是在同质化的泥潭里换了一身衣服。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在于题材表层的扩容，而在于叙事权的重新分配：让拥有某种专长和体验的人，有能力把自己最熟悉的那一部分世界，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呈现出来。

《持械入宋》第十一季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值得留意的注脚。据主创在采访中透露，平台方和制作方邀请了宋史领域的专家参与创作指导和科普点评，希望在弥补历史缺憾的同时补充更多专业视角。这个动作的意义不在于“请专家把关”本身，而在于它承认了一个事实：当微短剧开始触碰严肃的知识领域，专业性的缺失不可能靠流量逻辑来弥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枣花想当丈母娘》的创作路径：导演虽带着北梁家庄的乡村微短剧经验，但对栖霞的苹果产业和胶东民俗尚需补课，便请栖霞本土作家参与剧本打磨，把苹果产业的嫁接改良、果农的奋斗史揉进人物命运与邻里纠葛之中。两条路径方向不同，逻辑却一致：知识的持有者与经验的持有者，都应当在场。

这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判断。微短剧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典型代表，其真正的潜力不在于让更多人“看到”三百六十行的奇观，而在于让三百六十行的从业者自己拿起镜头，把行业内部的知识、手感、伦理和困境变成叙事的骨骼。木工手中的榫卯咬合，蟹农塘里的水色变化，锔瓷匠人下钻时的力道分寸，这些东西很难靠体验生活获取，它们就是生活本身。当技术把表达的工具交还到经验持有者手中，文艺生产才真正开始从“代笔”走向“自述”。

当然，这条路不会平坦。素人创作的真诚往往伴随技艺的粗粝，而粗粝又容易被流量逻辑迅速收编为新的卖点。2026年的微短剧市场，量的增长远快于质的沉淀。当“人人都能拍”成为现实，真正稀缺的反而不是工具和平台，而是值得被拍出来的经验，以及把经验转化为叙事的能力。那些能在工业化生产的包围中获得观众真心投票的作品，共同点恰恰是把力气花在了打磨故事和揣摩情感上，而不是套用“三秒一冲突、五秒一反转”的公式。

回到开头那个现象：博主们推荐微短剧，推荐的不是微短剧本身，而是剧中所蕴含的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文艺发展的新方向，从来不由技术单方面宣布。它取决于技术把表达权交给了谁，也取决于接过表达权的人用它来说什么。微短剧最值得期待的前景，不是它在体量上还能走多远，而是它能否让一种扎实的人生体验不再需要经过层层转译才能进入影像。当每一个行当里的人都可能拍出一部只有他能拍出的剧，微短剧就真正匹配上“新大众文艺”这个名字。不是因为短，不是因为快，而是因为拍下这些剧的人，终于包括了我们自己。

（作者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视听内容研究所所长）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